

## 这一天,我见到了星云大师

——台湾纪行之二

红 孩

旅行车在启动的一刹那,我远远地望见着一身黄色袈裟的觉海师姑还在佛光山大门口向我招手,我感到眼圈一热,一串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等我擦掉眼泪,再张望觉海师姑时,她已经转过步履轻盈而坚定地走向寺院的大门。那一刻,我只觉得她就像我亲爱的小妹在我的眼前消失了。我不知道今生今世我们是否还会重逢,尽管她心已向佛,她的内心是无比幸福的。

到佛光山见星云大师,这是许多到台湾的人都有一个心愿。由于各种原因,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结成这个缘。我是个与佛结缘的人,前些年我曾多次到北京广济寺与监院演觉师父交流,向他请教人生的哲理,也曾随中国佛教学会的高僧们到天水的永济寺为一百七十五个和尚做受戒仪式。亲眼目睹了茗山大师、传印大师的造化神德。如今,传印大师已经担任了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演觉师父则成了广济寺的方丈。

对于星云大师,我知道他的高名至少有十几年。前年,著名女作家竹丹姐曾将她写的一本星云大师传记和星云大师的两本著作给我,使我看后增长了很多智慧。星云大师系江苏人,一九二七年生于扬州,十二岁于宜兴大觉寺出家。一九四七年焦山佛学院毕业后,于一九四九年赴台,担任《人生》杂志主编、“台湾佛教讲习会”教务主任;一九五三年任宜兰念佛会导师;一九五七年于台北创办佛教文化服务处;一九六二年建设寿山寺,创办寿山佛学院;一九六七年开创佛光山,以弘扬“人间佛教”为宗风,树立“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之宗旨,致力推动佛教教

育、文化、慈善、弘法事业,并融古汇今,手拟规章制度,印行“佛光山徒众手册”,将佛教带往现代化的新里程中。大师著作等身,撰有《释迦牟尼佛传》、《星云大师讲演集》、《佛教丛书》、《佛教教科书》、《往事百语》、《佛光祈愿文》、《迷悟之间》、《当代人心思潮》、《人间佛教系列》、《人间佛教语录》等,总计近两千万言,并被翻译成英、日、西、葡等十余种文字,流通世界各地。大师教化宏广,计有来自世界各地之出家弟子千余人,全球信众则达百万之多;一生弘扬人间佛教,倡导“地球人”思想,对“欢喜与融和、同体与共生,尊重与包容,平等与和平,自然与生命、圆满与自在,公是与公非,发心与发展,自觉与行佛”等理念多所发扬。一九七八年起,先后荣膺美国东方大学、智利圣多玛斯大学、泰国朱拉隆功大学、韩国东国大学、泰国玛吉德大学、中国台湾辅仁大学、澳洲格里菲斯(Griffith)大学等校之荣誉博士学位。大师自一九八九年访问大陆后,便一直心系祖国的统一,主张一个中国。近年回宜兴复兴祖庭大觉寺,并捐建扬州鉴真图书馆、接受苏州寒山寺的赠钟,可能促进中国统一,带动世界和平。

十二月九日上午十时三十分,当我们走进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时,做梦都不会想到,在大厅二楼大觉堂会议室门口,

已然八十六岁高龄的星云大师竟然率领佛陀纪念馆的馆长和负责接待的几位师姑在恭候我们,并一一握手问候,我在向大师道过一声阿弥陀佛后与老人家手相握的瞬间,一股幸福的暖流涌上心头,仿佛就像离我多年的老爷爷在此意外相逢,是那樣的亲切慈祥。稍事休息后,大师被弟子推着轮椅送上讲台,原来大师因为年事已高,身体多病,已经不能自由行走了。见此情景,我的心里又是一次感动。多么好的一位老人啊!

十一时,大师与我们前来拜访的大陆媒体进行对话、交流。大师的讲话通俗易懂,相反,很多媒体的记者提出的问题却故作高深。对于任何问题,大师都来者不拒,往往看似很大很难解释的问题,他一句话就给说清楚了。如有人提出,这些年大陆的经济发展很快,但人的内心却缺少了宁静,怎样才能获得宁静呢?大师说,主宰这个世界的是人,而主宰人的是人心,人要不断训练控制自己,控制了自己就能控制世界。有人还提出,人在红尘中如何才能放下各种欲望?大师妙答,人生就像旅行的行李,不提不起就要提起,要提放自如。大师进一步开示,佛教不是出世也不是入世,是出世也是入世,有出世

的思想,也有入世的精神。人间佛教就是有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

中午十分,我们在佛塔下边的滴水坊与大师共用斋饭。我们没有想到,这里的斋饭做工十分讲究,即使是五星级饭店也无法企及。特别有趣的是,做饭的厨师和服务员,大多是寺院里的僧人和在此修行的居士,看着他们推着餐车忙碌的样子,使你受到极大的感染,真想马上加入到他们的队伍。或许我们同行的朋友也有这个想法,大家情不自禁地为星云大师唱起各地的民歌来。我则即兴赋诗一首:京台长空长风行,两岸同谐同胞声;今日与君共佛事,明朝倍加写众生。

下午三时,华文媒体高峰论坛在大大堂礼堂举行。会议进行到一半时,星云大师竟然不顾年迈之躯,对媒体人发表了题为《媒体的社会责任》的二十分钟演讲。他说,他是报纸的爱好者,媒体是人民的老师,也是人民的朋友,通过报纸可以获得很多的知识。同时,报纸也是人我之间的通道,桥梁,不论政府发布公告,还是人民表达意见,都需要这个平台。因此,记者的责任重大,要担当起通道的作用。谈到两岸关系,他说媒体是两岸和谐的推动者,两岸需要沟通,媒体可以



集合大家的意见,让双方参考。说白了,两岸同文同种,讲究和谐讲究和平,政治、经济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中华民族你来我往,你们来我们往,我们往你们来,来来往往,分不清楚了,那就是一家人了。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感情。

大师的演讲得到了海峡两岸所有中国人的广泛共鸣。他的几百弟子坐在礼堂的四周虔诚地谛听着。我问负责对外接待的法号为觉海的师姑:你们每天在大师身边工作、学习,是不是很开心啊?觉海师姑说:当然啦,不光是我,连佛光塔的小鸟都是幸福的。我又问觉海师姑:你在寺院里修行多年,请问俗世之人该怎样修佛呢?觉海师姑想了想,说,你把笔记本给我,我给你写在边上吧。于是,她在我的笔记本上匆匆写道: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就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题款处则写:祝福红孩仁者福慧圆满。觉海。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九日。

我知道,觉海师姑在提醒我,佛不是别人,而就是我自己。我还知道,所谓结缘,就是做好你当下该做的事。

凭海临风



农家喜事

刘 鹏 摄

## 不舍丽江

刘曦晨

窗外是一片灿烂的秋阳。深秋雨后的天空湛蓝纯净,空气格外清新。放下沉重的课本,心也无由地放松,闲散的思绪不禁回到了在丽江古城的日子。丽江那古朴的城巷,精雕细刻的石拱桥,常年清流的溪流,花红柳绿的景致,那“家家门前流活水,户户拂柳垂屋檐”的景象,宛如一幅印象派牵引着我闲荡的思绪漫入那美丽的地方。

在见过丽江后,我为自己感到庆幸。

丽江是古朴的。和其他古城不一样,它以不筑城墙而驰名。城中心为四方街,自古商贸云集,贸易兴盛,也是节日聚会处。城内明清建筑鳞次栉比,保存完好。站在李家大院的楼上放眼望去,皆是灰砖青瓦,一派古旧气象。丽江的建筑风格具有纳西民族的特色,不愧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丽江的巷道是用光滑洁净的青石板铺就的,那一块块厚实的青石板让四方奔涌而来的走在上面的游客感到分外踏实和安逸。丽江有七十余座石搭桥,座座跨越时空的石搭桥亦成为古城人穿街过巷的主要通道。

丽江是雅致的。无论走在丽江的哪条巷道上,眼帘之处,处处是摄影的好景致,在我的相册里,丽江的每一处景点均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土木结构的房屋闪烁著时光温润过的光泽,一串串大红灯笼从楼上悬挂下来,一簇簇绿

色植物蜿蜒地垂落在溪流边。红绿绿的颜色相映溪流中,那绝美雅致的景致恰如一幅动静皆宜的画。走在青石板巷道中,听着淅淅的溪流声,跨过石搭桥,随意进入一家酒吧,或到茶楼中坐下,回眸,时间定格……而李家大院的庭院更是遍植花木,满目葱绿。庭院的设计让人恍如进了公园,头顶是一层层绿色的爬山虎,楼梯的转角处铺满了绿叶,点缀着鲜花,扶手之处竟然也匍匐着一盆又一盆的盆景。

丽江是浪漫的。大大小小的酒吧或茶楼人声鼎沸,西部牛仔、时尚情侣、异域游客都欢聚于此,拍摄过《一米阳光》的酒吧更是人们欢乐的天堂,天南地北的歌手都可以在这里展现美妙的歌喉,那随着狂欢的节奏舞动飘起的裙角似乎也撩乱了 my 眼睛,风情万种的女子更是让人们沉醉。律动的音乐点燃了人们的激情,互不相识的人们情不自禁地涌入舞池,在音乐的节拍中,在跳动的旋律里,人们似乎忘记了己,忘记了时间,

将欢乐尽情挥洒,让笑容尽情绽放。

巷道的转角处,几个不知名的歌手弹着吉他,旁若无人地唱着他们的原创歌曲,游人们也被这清新的旋律吸引,不禁驻足静静聆听。信步的巷道,不时有满面笑容的外国游客迎面而过,他们的脸上同样也充满了兴奋和快乐。都说丽江是一个最容易有艳遇的地方,对这一说法,我是深信不疑的,因为它吸引了太多游客,时尚的酒吧和派对,颇具情调的氛围可以让很多孤独的灵魂找到温情的休憩港湾。

我已经记不起有多少次在梦里重游丽江,梦醒之后,那清澈的水、那清新不艳俗的花儿时时在脑海里闪现,我知道,这些真的不足以让我读懂丽江——这个让我魂牵梦萦的地方!那么,我何时再来呢?天边的云儿,请你告诉我。

人在旅途



右手各拎一只箱子,肩上扛一只箱子,走!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他说如果那时有记者采访他,他会说,全世界所有的机场,遇到大雪,一样的混乱。

莫言在瑞典的出现,在瑞典的白雪皑皑中,燃起高粱的火红。瑞典小姑娘用瑞典文唱《红高粱》,唱得像情歌般地温柔。一些中国留学生,激情燃烧得不知如何是好,这些可爱的愣小子,他们每人提一个红灯笼,每人头上系一条羊肚肚白毛巾,高唱着电影《红高粱》的插曲,裸奔。

表达感情的方式,越是真诚的,越是简明。瑞典电视台去高密拍摄莫言的片子,问及莫言的父亲有什么话要国王王说,父亲说:“让他(国王)好好休息。”后来国王对莫言说:你父亲比我年龄大,他应该好好休息。

莫言不曾说及的是,国王宴请时,长桌的两头分别坐着国王和莫言,莫言的左手坐着皇后,右手坐着小公主。瑞典国王以最高规格最大热忱接待高密农民。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宣读文学奖授奖词时说,莫言的想象力超越了人类的存在。我想,也超越了他自己的存在,至少他和国王、皇后、公主在一起的时候,是童话。

如果说这位高密农民过去的穿着好似隐身衣,那么现在他的隐身衣早被太多的聚光弄得荡然无存。网上看到有人弄出一个叫“莫言醉”的酒名,拍卖千万(比诺奖还高啊)。又有某人七年前开的“莫言饺子馆”现在要拍卖店名,起价一百五十万元。网上更有戏言说莫言的名字若中译英,是:shut up。我想,那么,如果再来个英译中,把shut up音译到中文,是:夏特普,莫言就成了夏先生。于是我自己大笑。也是自娱自乐。终究莫言是太受关注的公众人物,就兼有娱乐大众的功能了。这当然大有悖他的初衷,如同有悖他的“莫言”二字。无奈全民的、世界的关注,使那个诺奖光环的瓦数激增,叫我想起顶光环长翅膀的天使。不过莫言不长翅膀,摘去光环,又穿上莫言的不会有回头率的服装,当然隐身衣是不再了,到处都有电梯男。

午饭时有人招呼我坐到莫言那桌。大家都热乎乎地围坐在这桌那桌,唯莫言一人坐在一个容易被目光省略的角落。我其实不想坐到他那桌,我觉得对于他,安静就是幸福,保持一份内心的自由,就是阿弥陀佛。他这桌显然之前有人用过餐,所以我们的盘子旁都有前人到此一吃的痕迹。莫言见我落座,并不言语,只拿起餐巾纸,给我俩一一擦去桌上的不洁。我从来嘴笨,也不说谢谢,光是感动地看着他的手一下一下扎扎实实地擦桌子。前几天,这双手刚刚从瑞典国王那里接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奖章和证书。

我问他领奖那天的清晨是不是有一些小孩去为他唱歌?他说有的,每人手里都捧着蜡烛,他激动得热泪盈眶。这么说的時候,我穿越到十日的瑞典,看到在烛光的围绕中,在童声的歌唱中,那天使般的圣洁和美好,叫莫言那高密的脸上,滚动着红高粱般的热烈。

心香一瓣

## 莫言没穿燕尾服

陈祖芬

诺贝尔文学奖发奖的几天后,我去参加中国作协一个三十年来的人,有莫言。在电梯里,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一脸善意,一脸热诚,一脸崇敬地望着我:你也是来开作家会的吗?我明白他看到的不是我,是莫言。这位电梯男说:我真是太懊恼了,我来北京买到了莫言的《生死疲劳》等一摞书,本来好高兴的,可是昨天刚寄回老家,就在这饭店里遇到了莫言!唉唉!!我要是没寄回去让他给我签个名多好!幸亏我和他合了影。

说着他热热地看我一眼,我知道他看的还是我,是莫言,我还是很感动。莫言获奖给世界增添一份美好,譬如对这位电梯男,也譬如瑞典很多店里,瑞典文的莫言小说《生死疲劳》、《红高粱》等,成为圣诞礼物在热销。

电梯男拿起手机就要给我翻找照片,不过电梯门开了,我要去会场了,那里没有照片上的莫言,但是有真人莫言。

作家们要求安排一点时间,请莫言讲讲去瑞典领奖前后的种种。开始我没有看到莫言,不是因为他的坐在犄角处,而是因为开会时我从来不大看得见他。他不喧哗,少言语,而且他那衣着好像隐身衣似的能把他隐去,那么现在他的这位从来对衣着忽略不计的人,去瑞典前,他该穿什么服装,也成为了一道公众讨论题。他说:如果满台燕尾服,就他穿对襟棉袄?而且中装到底是什么?是马褂?是长袍?还有人说是汉服。可是又有人说汉服类同日本和服。

领奖后就有人对莫言说要花双倍的钱买下他穿过的燕尾服,莫言当然不卖。他戏言:从赚钱的角度讲,做燕尾服也对了。铁凝插话说,一位德国朋友来电告诉她,原先觉得莫言土得掉渣,领奖时穿起燕尾服竟是比很多人多精神。

莫言依然用他的低低的又非常高密的声音说:在座各位都可以得这个奖,可是授给了我,我也没办法。

我看莫言,没穿燕尾服,没有系纯白坚挺的领结,身旁没有瑞典国王或者皇后,也没有他领奖时的《中国舞曲》。原来,莫言还是莫言。好像前些天没有去过瑞典,没有那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中“曾经”的辉煌,从来没有发生过。一如灰姑娘的童话故事,辛德瑞拉在宫廷与王子跳舞后,午夜十二点,又变回灰姑娘,又是灰头土脑地面对不尽的家务。莫言更要面对不尽的事务,而且也变回“灰姑娘”:他明显地瘦了,气色也不如赴瑞典前的一次会见。那天是莫言和杨振宁的第一次握手,叫我感觉着诺贝尔奖在中国血统里的延续。莫言西服潇洒,腰带挺拔,好像个头都长高了,作家里终于有了一个高富帅,真棒!我想,人得了诺奖,气象有所改变,这是一种提升,一种升华。可是,没有想到,莫言一下消瘦了不少。毕竟,其实,这些日子,太辛苦了!

诺奖绝不仅仅意味着燕尾服,还意味着辛和苦和各种意想不到的付出。

世上的一切事情,都是有代价的。莫言从北京飞瑞典途中遇到大雪,滞留芬兰的机场。他左

### 雪飞天涯(外一首)

陈光林

那万里飘舞的飞雪  
是天洒塞北的冰花  
千里冰封的高原  
是北国冬冻的雪画

当太阳照耀一座座冰封山梁  
连绵雪峰闪烁一道道绚丽彩霞

塞北高原啊  
我爱你千里草原的碧绿  
也恋你冰天雪地的素雅

你舞动天白地洁  
你染绿大地神话  
塞北飞雪  
飘舞北国 壮美天涯

我的大草原

啊,草原

我的大草原  
你有绿色如海的浩荡  
你有遍野鲜花的芬芳  
在那辽阔的天天地间  
你是白云飘落的故乡

啊,草原  
我的大草原  
你有炊烟袅袅的温馨  
你有奶茶醇人的飘香  
在那美好的梦想里  
你是牧歌悠扬的天堂

草原啊,草原  
走进你我就心情激荡  
想起你我就热泪盈眶  
我高举哈达向你祝福  
草原情深向太阳歌唱

## 冬日里的『春儿』

刘鹏英



夜里的一场大雪把窗外那棵树上昨日还摇曳的几片绿叶扫荡得无影无踪了,灰白色的枝条蒙上了厚厚的一层雪,虽有冬雪压枝不折弯的壮观,因没了绿,总觉得少了些许生机。这样的景致越发地映衬了办公室的窗台上“春儿”的浓绿与勃勃生机。

“春儿”是一盆景。

“春儿”长在一个深棕色椭圆形有花边的陶盆里,在一片嫩绿的叶草中拔起苍劲的树干,五六根枝条弯曲错落,生出层次分明各具形态的一片片浓绿,那浓绿是由像刚刚沏开的龙井茶般大小的叶子簇成,俯身到近前闻一闻还真有一丝龙井茶的清香。

几个月前,也就是在“春儿”之前托同事买过一株和她一样的盆景,它的年龄看上去比“春儿”要小一些,枝叶有些稀疏,楚楚可怜,似黛玉一般,我怕养不活它,便让同事代养些时候。大约两个月后,同事兴冲冲地把盆景送了过来,我一看那“黛玉”已经出落成“宝钗”,心中喜悦,把它放在了办公桌上。每天按时给它灌溉,谁知几日后,不知何故叶子开始一片片凋零,再过些日子便夭折了,心里都闷了多日。同事见状,便把他的同样的盆景送与我,以疗慰我的伤感。他告诉我,盆景也是生命,有灵性,每天不能只浇水,要和她交流。

这次我牢记同事的嘱咐,为了能和她交流,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春儿”。

朝花夕拾